

# 第一章 工程教育与国际合作的挑战与机遇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进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一次巨大挑战。这次疫情成为人类历史的全新分界线,即新冠疫情之前的时代和新冠疫情之后的时代。所谓新冠疫情之后的时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初的状态。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归到新冠疫情之前的世界。如今,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有可能小规模暴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节性的发作,而且迁延较长时间,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sup>①</sup> 本项目研究将新冠疫情的发生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重点关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的工程教育发展变化与国际合作形势走向。需要澄清的是,新冠疫情前后的工程教育与国际合作的发展变化并非是绝对的,有些变化可能在新冠疫情之前已初露端倪,比如在线教育、中美关系等,新冠疫情的暴发则加剧了这种变化,甚至改变了其发展变化的方向。

## 一、当前工程教育与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

### (一) 全球产业链重组速率加快

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和持续演化,对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带来重大冲

---

<sup>①</sup> 王竹立. 后疫情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J]. 电化教育研究, 2020, 041(004): 13-20.

击和影响,充分暴露了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以下趋势值得关注:

**新冠疫情正在导致生产要素和生产分工的重新布局。**在全球化初期,自然资源要素成本和生产过程成本等,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生产布局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参考因素。随着全球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市场主体对其他因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劳动力技术水平、市场规模、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软硬件基础设施等都成为跨国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决策因素。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劳动力成本较低,但由于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劳动力素质偏低、基础设施落后等诸多原因,未能有效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流通次数增加,运输距离过长,生产和贸易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加大,最终会影响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成本。新冠疫情暴发后,大宗物品价格攀升,劳动者失业率上升,物流运输通道受阻,大量生产和贸易活动停滞,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随时有断链的风险,大多数产业结构不完整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现象。很多国家采取了关闭边境、限制人员流动等严格措施,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收缩供应链、多元化产业链等方式,以效率和成本为代价换取稳定充足的库存来保障供应。

**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方向和速率。**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将低端产业链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仅保留了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造成了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在口罩、洗手液、卫生纸等基础物资的生产和储备方面严重依赖国际市场。<sup>①</sup>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中,一旦上游某一国家的工厂停工或运输中断,处于下游的国家将受到巨大影响,从而导致整条产业链、供应链中断。这暴露出由比较优势和市场原则决定的全球化经济体制的脆弱性。例如,中国处于纺织品、钢铁、汽车、计算机、电子、化学制药等行业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的27%,中国若陷入生产停摆的状态,世界多国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将会受到严重影响。<sup>②</sup>再如,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谋划新的产业调整方向,重点布局绿色、数字

---

<sup>①</sup> 高飞,王冬.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对策[J]. 和平与发展,2021(01):1-17,130,136-142.

<sup>②</sup> 全毅.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J]. 和平与发展,2020(03):1-17,132.

等新兴产业和能源、电子和基础设施等新兴和战略产业,大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改造与重组。<sup>①</sup>可以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全球产业链迁移的方向和速率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疫情暴发之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可能无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自身产业结构的弊端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采取政策措施以保护本国产业链安全。

**新冠疫情加剧了国家间产业链竞争的政治操纵。**近年来,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重要性,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例如,制定《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设立专门机构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土。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通过政治操纵,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华为、中兴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设立实体清单,试图通过打“贸易战”“科技战”阻挠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中上游发展。美国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曾公开表示,“贸易战”就是为了“让中国退出全球产业链”。某些西方大国对科技和产业竞争的政治操纵,改变了市场准入机制和公平竞争机制,直接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和发展。

总之,在经济发展层面,疫情造成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停滞,人员流动受限,生产成本急速上升,经济效率大幅降低;在政治层面,一些西方国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上升,新“冷战”思维抬头,地缘冲突加剧,脱钩退群活动不断;在社会发展层面,新冠疫情导致的生命健康危机与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风险叠加。需要指出的是,新冠疫情的暴发虽然加剧了全球化发展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因素和科技因素仍然是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根本性力量,政治因素和自然不可抗力对全球产业链布局造成的扰动强度正在上升。

新冠疫情之后,预计全球产业链布局会出现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可能放慢脚步,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组必然发生,但不可能轻易中断。**世界各国之间无法完全摆脱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使欧美一些国家提出制造业回流,改变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形态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特别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科学技术,需要各国顶尖人才团

---

<sup>①</sup> 崔洪建. 疫情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双重作用[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03): 50-56.

队精诚合作,共同攻克前沿科技难题。资本、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力量博弈,可能会使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有限性”“区域性”“既竞争又合作”“本土化与国际化兼容”的新特点。

**第二,新冠疫情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产业链或将呈现区域化特征。**新冠疫情后,许多国家的内顾倾向可能增强,对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上升。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导致部分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地区,造成全球产业链脆弱性较高。一旦遇到部分重大冲击(如此次新冠疫情),将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严重的“断链”风险。此次新冠疫情后,一些国家可能出于分散风险、强化关键战略产业的供应安全等考虑,纷纷出台加快产业回流战略部署。例如,美国通过税收杠杆迫使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生产环节回迁本国;日本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供应链改革”,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其重点是鼓励口罩、酒精消毒液、医用防护服、人工呼吸器等与国民健康相关的产业回归国内;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则提出加强医疗设备等战略重要性物资的生产,减少对外依赖等政策;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吸纳中低端制造业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第三,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或将更加多元化、扁平化。**在风险规避驱动和政府主动引导下,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布局将兼顾效率与风险的平衡,而非仅考虑收益成本问题,这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多元化发展。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大多数企业过于依赖一两个主要供应来源的风险。大量企业将会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建立更有弹性、多元化的供应链,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防范断供风险。但供应链重组并不意味着完全本土化,而是通过地区多元化来降低风险。以微芯片供应链为例,日本在全球微芯片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福岛核事故后,很多跨国公司为分散风险,开始将部分采购和生产业务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而非转回本国。因此,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将更加多元化地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如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域聚集形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既能实现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随着全球疫情结束以及复工复产,企业出于降低成本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将继续推进产业链的多元化。新兴经济体劳动成本上升、机器自动化等将成为产业链区域化的内生因素,尤其是随着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自动化等信息技术

向智能化、分布式方向发展,这都将使得产业链变短变平,从而加强其区域化发展趋势。

## (二) 全球治理危机加深

新冠疫情是 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项全球治理危机。虽然世界各国领导者都强调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战胜疫情,但有些国家各自为政,缺乏全球抗疫的合作意识与行动。作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疫情本应给各个国家创造合作机会,但恰恰相反,大国关系自疫情暴发后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加紧张,国家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sup>①</sup>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隔阂,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但这些努力的成效也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而大打折扣。致力于调节国际关系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作用受到重大挑战。

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去全球化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潜在风险。去全球化也称为逆全球化,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全球化是经济、政治、社会活动在国际和跨国范围内超越国家的延伸,最显著的表现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全球化构建了紧密的全球利益链条,对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促进了新兴国家的崛起。如果全球化是超越国家规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扩展,那么去全球化将意味着全球交流的减少和国家对商业、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控制权加强。去全球化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导致 1999 年西雅图抗议活动的运动。但一直到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 2010 年后,去全球化的概念才在主要国家的政策文本中经常使用。去全球化始于呼吁从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新自由主义机构手中夺回国家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权。<sup>②</sup>

去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脱钩”“退群”“甩锅”等行径。其中,最有力的表现是在欧盟内部,难民穿越申根区开放边界的骚动和英国脱欧现象,以及美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每一个事件中,一个或多个州的政府都根据选民的要求采取行动,冲破国际协议、机构、联盟和全球经济,以保护国家利

---

① 赵可金. 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J]. 东北亚论坛, 2020, 29(04): 27-42, 127.

② Yann Breault and Michèle Rioux. *The globalization/deglobalization dialectic: a fragmented world order on the road to globalization 2.0?* [M], in J. L. Black, Michael Johns and Alanda D. Theriault, eds, *The new world disorder: challenges and threats in an uncertain world* (Lanham, MD: Lexington, 2019), pp. 207-227 at pp. 208-209.

益和民族利益。总的来说,这些事态发展使全球化进程受到质疑,因为全球领先的参与者开始转向内部,并质疑持续国际合作的价值。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减少了国际旅行、贸易、投资和需求,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加剧了对全球化的冲击。

去全球化声音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试图巩固和争夺世界事务主导权。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导致原有的国际规则与规范被削弱,包括欧洲中心主义、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等思潮,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多边主义规则,使全球合作陷入不利境地。迄今为止,去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民族主义,即在主权原则的掩饰下,通过在其国界设置物理和关税壁垒来反对国际协定和条约。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民众的不满已转化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运动的压力,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政党的兴起,这些都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带来了潜在风险。

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往往是由特定大国引导的,反映了大国国内政治优先关注事项。世界不是一个“全球社区”,而是一个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竞争的舞台。世界各国也在积极寻求新的全球化形式,例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构建新的贸易和金融网络,进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技术创新和转移往往因全球化的进程而加快其扩散的速率、扩大辐射的范围。然而,作为与全球化相反的进程,去全球化改变了国际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信任、互通有无的状态,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此,去全球化的浪潮势必会对全球科技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各国纷纷采取封锁措施,阻碍不同国家和地区原材料、商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序配置。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混乱,国际贸易和商业信心下降。甚至有学者认为,此次疫情“可能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sup>①</sup>。

去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得十分突出。新冠疫情不是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源头,但它暴露了保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使其更加普遍和猖獗。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压力下,许多国家的政府不仅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己的产业和贸易利益,还直接干预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良性竞争。因此,经济活动被政治化,贸易壁垒等问题不断显现,许

---

<sup>①</sup> Robin Niblett.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EB/OL]. China Economic Situation report, <http://www.china—cer.com.cn/hongguanjingji/202004053461.html>.

多国家单方面关闭边境,囤积呼吸机和口罩等稀缺医疗设备,控制本国生产商限制出口。各国发展趋于自给自足,各项决策变得更加本地化和国际化。在贸易、金融和投资方面,许多国家选择回归本国。国民意识增强、国家对跨国资本的控制力下降、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减弱。同时,新冠疫情的传播引发了焦虑和恐惧,进一步给全球化带来了区域价值的阴影。显然,疫情让许多国家展现了淋漓尽致的严重保护主义。

**新冠疫情与去全球化影响叠加,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工程劳动力市场。**新冠疫情扩大了技能人才储备的差距,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不平等,进而扩大国家工程能力的两极分化。例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国内人才供应减少,其对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迫使其高度依赖高素质人才移民,并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管控力度。高科技行业的人才供给在疫情背景下更具有挑战性。去全球化减少了企业在国际上招聘的机会,但延揽全球高端人才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美国,国际学生是 STEM 人才的重要来源,他们通常在毕业后转为工作签证。新冠疫情之后,生源国家的发展新增了高科技就业机会,这也进一步加剧了 STEM 人才的全球争夺。

新冠疫情之后,科技领域的全球合作治理前景虽不明朗,情况也变得复杂,但是大趋势不可改变。

第一,各国应该以应对新冠疫情为契机,提出促进全球医疗保健发展的计划,为全球化转型提供新的思路。各国不仅要合作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还要协调全球医疗设备的生产和分配。不同国家的生产能力不同,事实上,极少数国家有能力单独生产需要的所有设备,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将面临对某种设备的迫切需求。因此,合作对于确保全球供应最大化至关重要。各国需要利用比较优势生产产品,并有效地将防疫物资分配给最需要的国家。

第二,结合科技革命,利用人工智能发展新型经济。比如,在原有全球化的基础上,构建新型产业空间网络和大数据,逐步实现消费现代化、数字化。由于传统项目正在走向数字化和在线化,各国应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弥补技术短板,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此外,各国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本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精神,打破壁垒,分享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推动疫情防控科技进步,推动包容性发展,帮助欠发达国家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各国应支持构建一

个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共同框架,充分发挥援助资金的作用,帮助世界恢复工业生产和贸易流动。经济复苏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场与新冠疫情的长期斗争中,各国需要暂时搁置分歧,化解争端,凝聚共识,促进交流,共同思考解决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行动。各国应真正意识到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要重新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汇聚全球力量共同推进人类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以联合国 2030 议程为准则,以推进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主要目标,以科技治理为有效抓手,重塑疫情之后的美好世界。要正确应对国际分歧,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寻求更加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和特殊义务,应该担当起历史重任,将整个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福祉放在首位,在国际合作方面树立典范,带领其他国家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

总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以百年未有的规模和影响改变了世界。从长远看,疫情总会消退,但其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尽管新冠疫情对处于低潮期的全球化构成了严峻挑战,塑造了一个充满未知挑战的复杂世界,但是应对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世界不会因为疫情关闭边境而成为一座座孤岛。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表明,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美等大国应携手合作、共享利益,认识到不同力量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坚持公平、开放、包容的多边对话机制,引领人类走出困境和危机。此外,各国也应努力推进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

### (三) 大国科技竞争加剧

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常常由大国关系推动。新冠疫情对世界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在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变得高度敏感,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加剧,尤其是工程科技领域内的科研合作、人才流动等。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背景迥然不同,在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分歧、摩擦甚至对抗的现象。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反应迅速、防控得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后疫情时代,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群体性

崛起,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领导力持续下滑,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改变,国际秩序与格局将持续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新特征。

哈佛大学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r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1年12月发布报告《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与美国》(*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 S.*),该报告对中美科技竞争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和预测。该报告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将在21世纪核心基础技术领域超越美国,包括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而在某些领域,目前中国已经领先美国。该报告对美国发出警告:美国正面临被中国取代世界头号经济和技术强国的风险。根据这份报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顶级高科技产品制造商,到2025年中国将年均生产2.5亿台电脑、2500万辆汽车和15亿部智能手机。报告称,5G领域内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表明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到2020年底中国拥有1.5亿5G用户,美国为600万;中国的5G基站数为700000个,而美国为50000;中国的5G频谱为460兆赫(MHz)中频频谱,而美国为70兆赫;中国的5G平均速度达到300兆比特每秒(Mbps),而美国为60兆比特每秒。报告称,尽管中国在这些数据上占优,但美国在5G研发和应用方面仍保持着竞争优势。中国在未来科学知识和创新领域的潜在新兴竞争力是智力资源。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具备强大的人才基础和数据库资源。到2025年,预计中国拥有STEM学位的本科生数量是美国的4倍,STEM博士的毕业生数量将是美国的两倍。相比之下,美国本土人工智能博士的数量自1990年以来一直没有增加。国际科技领域K-12级学生排名中,中国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得分开始超越美国,2018年中国在数学、科学和阅读的PISA分数排名第1,而美国排名第25。这份报告提醒美国警惕中国高科技领域的竞争。

长期以来,美国在基础研发、高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发展等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例如在芯片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机器学习、航空航天、发动机制造等前沿科技方面,美国具有全球主导权。而中国在上述先进技术方面,则面临自主创新不足、关键技术和高端设备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面临“卡脖子”的严峻形势。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和掠夺,使得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内的发展遥遥领先。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高等教育体系,世界一流大学数量众多,高科技企业林立,建立了完善的科技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创造了宽松友好的科研氛围和环境,培养和汇集了大批世界顶级的科学

家、工程师和专家学者。另一方面,美国为促进科技发展提供了法律和政策支持环境。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更容易获得财政拨款。长期大量经费的投入,保障了美国科研资金的支持力度,政府财政拨款、企业捐赠、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等资金来源形成了多元化的科研经费渠道。此外,美国作为一个传统移民国家,对海外专业人才特别是 STEM 领域的科技人才实行了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通常 STEM 专业领域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很快获得绿卡。长期以来,美国在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储备工作,美国每千人研发人员数达到 8.8 人左右。<sup>①</sup> 大量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研经费的投入,是美国能够在科技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日益表现出强硬姿态。虽然美国在前沿科技和关键技术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中国正在不断地追赶,通过重视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提升科技人才待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科研设备条件及科研环境,吸引留学生回流国内等有效措施,以期在前沿科技方面对世界发展有所贡献。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对立。中美合作、优势互补,对两国的发展均有益处。一方面,中国始终寻求与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然而,疫情期间,美国出台了相关政策,限制中国留学生在 STEM 专业领域的学习,并且将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并且在工程科技人才的教育和储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对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合作价值。

可以预计疫情之后,伴随着中国国际声誉的上升与美国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的增多,中美两国在合作方面的困难更加凸显。美国拜登政府的主张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有所不同。拜登政府将外交作为美国力量的首要工具,正全力恢复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中的影响力与领导力,包括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等<sup>②</sup>。中国与美国在构建国际多边关系的进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多的竞争、冲突与困难。但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应搁置争议,加强沟通,从国家和人类的根本

---

① 中美科技竞争的分析与对策思考[EB/OL]. <http://nids.whu.edu.cn/info/1011/2931.htm>.

②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EB/OL]. [2020-03-0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